發佈：2013-11-25, 週一 18:09
點擊數：4415

自2003年，香港社會慢慢走上政治化之路，不同的團體組織發動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抗爭。要數最令人注目的，相信必然是最近的「反國民教育」運動，當中那些易於動員的口號式立場，如「反洗腦」、「救救孩子」、以及「不切就罷（課）」，為在地的抗爭作出了相當的示範。但我們有否追問過，「洗腦」是所謂何事呢？

若然我們將「洗腦」置於「反國民教育」運動下重新解讀的話，那麼我們將得到另一種理解：

* 洗腦作為一個過程，參與者將被刻意重新灌輸一套思想。

* 操縱整個過程的人既神秘、且無處不在（正是所謂的地下組織）。

* 唯一的線索就是，這些邪惡的力量都是與中共帶有關係，目的就是要控制我們，無論在思想，或是政治經濟上。

若這些對於「洗腦」的理解是成立的話，那麼有關（與中共有關的）「洗腦」活動又豈止於中、小學層面的國民教育呢！事實上，類似「洗腦」的活動源於更早時期，從大專教育的國情遊學團、到現在的國情學習班、甚至是形形式式的參觀旅遊團，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有人會標籤這些參訪團為「洗腦團」，意謂只要同學參加了這些交流團的話，便會變成「盲目愛國、相信中共」的人。但整個過程又豈能以「洗腦」兩字說得清呢。

因緣際會，筆者參與過左派機構所舉辦的交流團籌備工作，因此能與讀者分享那些「組織內」的經驗和所見所聞，一方面提高大家對「參訪團」的認知，同時為所謂的「洗腦」補上經驗的空白。

既是文化學習，亦是政治吸納

誠如黃偉國（2009：260）所言，[1]遊學團（或參訪團）本來就是一種文化學習，目的是要打破人們從媒體中所獲得的、對某個地方的刻板形象，有時候甚至希望受眾對所見所想作出「貼近現實」的調整。當然，作為參加者（特別是基層學生）很少會衝著學習的名義參加遊學團，大多數都希望透過廉價的遊學團到訪國內，一方面認識新朋友，另一方面又可以吃喝玩樂。或許，這些都是參加者的自我期許，舉辦單位主要的目標是「替機構尋找新的同伴」，尋找有潛力的接班人，好好的培訓，記得有一次某位機構內的高層就向我坦言：

「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舉辦這個交流團？目標當然不是教育，而是「搵新血」」，當然，整個過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，它包括一年的觀察，從你長處、表現、甚至是

（機構／政治）忠誠度都成為會否被吸納的條件。

打破「鄉土落後」作為一種手段

Phoca PDF

為了達到目的（吸納和觀察），參訪團每每安排一些看似不具爭議的地點，例如京劇中心、九一八事變紀念館、甚至是天安門廣場。從近代國內社會發展的光輝面，讓參加者明白「內地變得繁榮和先進」，以打破人們對於內地帶有的「鄉土、落後」的想像，再又讓同學感受到「作為中國人的使命感」，例如行程之中會加上不少能夠凸顯過往中國「被列強瓜分、受盡屈辱、但仍然能夠突圍而出、大國崛起」的歷史，藉以讓參加者感到自豪。

透過對比過往的「戰敗、屈辱、落後」以及現在的「崛起、民族複興、國際化」的經驗，讓參加者重新認識「繁榮中國」，繼而將自身扣連到整個地方的發展歷程當中，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。[2] 藉著讓參加者將他所見所聞，例如到處林立的百貨公司、國際名店、以至其他繁華鬧市的景象，當作成經濟發展的指標，鋪陳出一套「國家崛起，面向國際」的意識形態。當然，機構亦會舉辦交流會，並把題目設定成「中國崛起：兩岸大學生的機遇與發展」，讓學生演練一次，利用符合效益的工具性思維，向別人（同時亦是為自己）解釋中國崛起與自身的關係與好處，繼而合理化整個政權的存在。[3]

回想當年，筆者第一次隨該左派機構到內地時，就是到北京的商業大街，那時候站在市中心，四處名店，感覺與小時候回鄉探親所看到的「落後」，有著天壤之別。畢竟，眼見未必為實，這些「所見 所聞」會再透過小組討論進行深化，讓參加者漸漸了解所謂「改革開放」與「中國崛起」的因果關係

（當然，這種因果關係是簡化、粗糙的）。縱使，討論的過程是片面、容納不下另一種闡釋，亦避開富爭議性的議題，例如改革開放所帶來的「三農問題」、「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」、甚至是「貪污腐敗」，對於缺乏認知的參加者來說，這些解釋看似是指路明燈。

讓沒趣的人離開，把有心 的人留下

在整個參訪團裡，左派機構為參加者準備不少能增強國家認同感的材料，[4] 有時候又會讓參加者純粹的享受著整個交流團的氣氛，藉以避免參加者懷疑所看到的表象。當然，若果討論當中有持相反意義的時候，帶領討論的人會選擇忽略那些意見，並任由反抗的人沒趣地離開。篩選後的，若非完全相信上述的意識形態，很可能亦是已洞悉到參加這些機構背後的「發展機遇」，從而選擇留下來幫助這些左派機構。這些成員，或許會被挑選成為下一個交流團的籌備成員、或義工。然而挑選的準則便看該參加者的投入程度，若屬於活躍份子的話，機構更會主動聯絡該成員，邀請他們參加已舉辦的活動。此外，他們更會提供一系列的「課程」，推薦一些課外讀物（例如由港澳辦前主任強世功所寫的《中國香港》）給新成員，讓他們好從國家／當權者的視角，漸漸加強／調整既定的意識形態及對國家的認知。

當然，吸納的過程有其知性的一面，亦有其物質的基礎。除了讓你閒時，代表該機構會見政府官員之外，有時候還會以兼職的身分留在機構之內，好讓你盡心盡力幫助機構發展，對外吸納更多的青年朋友。但哪種青年是左派機構最為看重，非要吸納不可的呢？

據我的工作經驗來看，左派機構最常招攬的是就讀於「愛國學校」的同

Phoca PDF

學，另外亦多挑選一些能夠吸引新生、有創意、甚至是唯命是從的同學，這樣就能讓組織自行運作起來，而其他舊有成員則可以再擴展去其他地方工作。這樣便能造成「薪火相傳、一代傳一代」的效果。當然，舊的成員仍然會加強對內的聯繫，有些更轉戰到教育界，漸漸形成另一股的勢力，一方面強調國家發展的論述（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）而招兵買馬，另一方面又繼續推薦學生參加遊學團，以增廣見聞為名，吸納為實。

總結

總的來說，這種另類的國民教育實踐，表面上以學習為名的參訪團，其實是一種政治宣傳和吸納。它不會強迫你接受官方的論述，亦不一定要你擁護國內的執政黨，卻但願你閉上嘴巴，功利地成為所謂的「政治中立派」，繼續在機構圖利。整個過程，只要你不跟他們對抗，接受現實就已經足夠。它依靠的是一種漏洞百出的常識，例如「經濟增長必定帶來幸福」、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、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經濟增長」，所組合成的意識形態，再扣連到國家的官方論述之中（當然，箇中的過程必然是更加複雜，這裡我只能進行簡單的描繪），進而堆砌並鑲嵌於「愛國愛黨」的論述之中，培養那拙劣、不加批判的愛國主義，好讓參加者接受那官僚專政背後的黨國混合體制（party-state system）。然而，所謂的「玄機」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回事。

後話

回過頭來，這些用以堆砌成「愛國愛黨」的元素，原來就是我們一直理解自身「香港經驗」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所謂的「洗腦」其實一直都存在，它早已潛伏於教育制度之中，並於各種活動之中被利用。這樣看，國民教育都只是一個爆發點。真正要「反洗腦」倒是要從根本造起。

筆者於該次籌辦參訪團之後，便離開了該機構，現在回想過來確實是獲益不少。若非有這段經歷之中看清看楚昨天的左派已經跟社會主義、甚至是溫和左翼政黨的綱領背道而馳的話，相信筆者會跟主流社會一樣，把老左派（例如工聯會、民建聯）歸邊，順勢將共產主義的「平等」與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這些價值與對立起來，（縱使認為資源應該被再分配，也會）拒絕承認自身那微乎其微的左翼傾向，還間接地承襲殖民地時代所遺留的「中國共產主義／香港資本主義」二元對立的框架，阻礙思想上的解殖。除此之外，這種二元框架更會衍生另一種更複雜的關係：縱使立場帶有左翼色彩的青年（原因可以是反對社會資源不公義、甚至是反專制也好），亦會怕被標籤成「與中共有關」而拒絕承認該政治傾向。當右翼新自由主義（或稱新保守主義）未能為他／她們指引一個可行的出路之時（領匯私有化[5]已經為我們証實盲目地相信「自由市場」的惡果），新一代的左翼青年卻因這種殖民邏輯而陷於失語的狀態，既無法處理談階級的議題，亦將資本主義結構所衍生社會矛盾轉移到去意識形態的議題之上（例如中港矛盾），更可能促使法西斯主義從全面政治化的社會之中死灰復燃。

這些議題都是鼓吹「回到左翼」的人必須要處理的，然而這篇文章卻只能拋磚引玉，卻未能為整個思潮開出一個良好的「藥方」。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3-11-25, 週一 18:09
點擊數：4415

作者胖胖為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3-11-25, 週一 18:09
點擊數：4415

Phoca PDF